

我一直讓荒野在內心叫喊我！

荒野代表一種無人約束，生命野放的自由狀態。

我讓想像力起飛，直到我無力渴望爲止，便是我蠢動不安，想要啓身去尋找荒野的開始。

有一片遼闊的披滿綠色植物的沼澤，有一條從過膝的草叢中整理出來的小徑，有一座住滿小白鷺與夜鷺的木麻黃林，有一池長滿蘆葦，住著幾隻小鷓鴣的池塘；家燕、洋燕、赤腰燕飛滿了天空，只有棕沙燕最特別，不斷嘗試在海風大力搖晃的禾草桿上停留休息。小徑帶領我們蜿蜒地遇見一株紫色的樹——一株開滿了過多紫花的苦苓，遠遠望去如同紫色的樹，春天的綠葉皆被搶眼的紫所淹沒隱遁了。不過我們後來仍聞得到清淡不濃郁的花香，即使紫花彷彿像潮水一般多得向我們湧過來，多得讓我們手腳慌亂地只能使用視覺。

我們大老遠跋涉西南海岸二百公里，在一處碩果僅存的沼澤地遇見一株紫色的樹。回來後，我仍然想望著那株紫色的樹，它所給予我的驚奇能量，很難於短時間磨滅隱藏。經驗告訴我，這種難以忘懷的印象，絕不會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發生相同的第二次，今年的運轉和明年的作息絕不會完全相同，今年的人和明年的人也不一樣，宇宙豐富的創造力讓祂沒有耐心製造相同的景物與時空。因此我很明白再也不會遇見這株紫色的樹，像遇見一位荒野中盛妝的紫衣少女那般迷離且不可信。也許春天過後，紫花落盡，它又是一株孤立於沼澤邊的綠色苦苓，正忙碌地撒播它的種子。

如果不是我們渴望荒野的決心，我們也不會與二百公里外一處人煙罕至的沼澤上與一株紫色的苦苓樹相逢。它全力盛放的花期也許在下一趟造訪時便結束了。可以確定的是，在上一次冬末造訪時，它還是一株綠色的苦棟。一種渴望荒野的緣分把兩種毫不相干，遙遠又相隔的心靈拉近碰撞，碰撞出土地的力量。很久以前，這種碰撞也許碰撞出印第安人崇拜土地的倫理，鄂倫春人敬畏大地的思想，以及台灣原住民的山林文化。

假如我們剛巧錯過今日的這一次，我們便錯過了一次難以忘懷的幸福，一次難以說明的永恆。很可能在其他地方我們有其他的追尋，但絕對不是這一次了。那種剎那間的時空難以讓你隨心所欲地想要碰撞便碰撞。明年也許不是個豐年，對這處即將被開發爲另一個工業區的沼澤來說，我不可能再遇見一次苦苓樹全力盛放的紫花能量。

紫色的樹站在水光與綠草遍布的沼澤岸邊，孤立地挺放。